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S/2000/77
31 January 200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2000年1月28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转递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行动协调员雅克·保罗·克莱因先生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加入欧洲委员会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在欧洲委员会所作的发言(见附件)。虽然注意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官员还应该和必须采取一些重要步骤,但我完全同意克莱因先生的主要论点:把代顿/巴黎协定视为“临时性”的人,尤其是宣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只是暂时过渡的人,他们都反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加入欧洲委员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挡在有关现有机构门外的时间越长,就越会促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的力量不履行作为成员的承诺。实际上,反对和平协定的人知道,这样做给了他们有效的否决权,来反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显示出国家地位和主权,反对接受并落实人权及与我国发展相符的民主准则。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穆罕默德·萨西尔贝(签名)

附件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申请加入欧洲委员会

秘书长特别代表兼

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行动协调员

2000年1月25日

在欧洲委员会政治事务委员会的发言

各位负有重任,对于是否接受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加入欧洲委员会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提出意见。我很荣幸到这里来,本着联合国与欧洲委员会的合作精神,就这个问题谈些个人的看法。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对欧洲长远未来的重要性不亚于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未来的重要性。

简言之,我认为,产生于前南斯拉夫的一些新国家就象成长于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断层线的孤儿。历史上,这个断层线曾把欧洲各国拖入干涉和冲突。这些羽翼未丰的国家的人民需要生活在热情的欧洲大家庭之中,帮助他们维护民主制度和实行欧洲的价值观念。如果被拒之门外,他们就可能继续成为怀有极端主义自私图谋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的牺牲品,永远陷入国家发生动乱、没有区域安全和必须进行国际干预的怪圈。

我这样说是根据国际社会在前南斯拉夫境内过去五年来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的经验。我是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国家对我母亲和我敞开了大门。过去 200 年间,美国一直收容世界各地寻求政治、经济和宗教自由的难民,突出地显示出族裔多样化产生的力量。

我也是阿尔萨斯的儿子,出生在离这里仅几公里的地方。对于总是不能确定自己归属的人民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我有亲身体会。如各位所知,这个省在 350 年间六次改变国籍。每当国界变更,人民的文化、语言、传统和命运便成了问题。

这也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目前的困境。几百年来,这里一直是西部的天主教、东部的东正教和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教进行政治和宗教争斗的地方。近几十年,又加上暴虐的集权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打仗时,这里也是启蒙理想和沙文主义恶势力之间惨烈的战场。

历史留下的积极遗产浓缩成的 1991 年族裔分布图,就像各种信条和习俗组成的一幅拼图,显示出人们能够相互容忍地生活、工作、婚嫁和养育子女。在萨拉热窝,东正教礼拜堂、天主教大教堂、伊斯兰教清真寺和犹太教会堂彼此相距不过几百米。萨拉热窝真是王冠上的宝石。

1992 年至 1995 年期间,被种族清洗罪行杀害的人超过 250 000,人口的半数、即 220 万人被迫流离失所。今天的族裔分布图就是其结果。它显示,这个多族裔国家主要是由单一族裔的地区和实体构成的。这些地区和实体在经济上无法独立发展,而且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除非由欧洲价值观念和机构加以节制。

战争的可悲之处在于,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政客们打着极端主义的旗号,为政治目的篡改历史,求助于从未发生过的民族主义神话,释放出人性中最邪恶的力量。这些力量并非巴尔干人民所独有。很少有国家的历史不曾出现过反常现象。

但在真的发生反常现象时,由于判断错误或缺乏意志,我们面对邪恶一时竟无能为力。艰难的不是击败敌人,而是建设未来,使和平、正义和人的尊严最有可能得以实现。

《代顿协定》是一个历史性成就。这个协定通过谈判结束了战争,没有要哪一方投降。通过谈判实现的这一和平,其代价是无法建立一种保护关系。而在事后看来,有限期的保护关系可能是实现和平和依法惩处战争罪犯的最有效、最迅速的方法。

相反,代顿架构在波斯尼亚境内和周围部署了庞大的军事力量,其目的是遏制和抑制。基本的设想是,外部力量将确保战争不再爆发,而内部力量在国际重建援助下,将愈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家的创伤。新的中央机构将用来重建日常生活的有

机联系,使不同的文化和传统在统一的国家内协同发展。

近五年后,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上述设想有两个障碍。第一,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国家。600年来,影响波黑的决定是在他人的宫廷里作出的,不论是伊斯坦布尔、维也纳、还是贝尔格莱德。换言之,波黑历来在大地缘政治架构内运作。

因此,首要任务是切实确立国家特性。但波斯尼亚国是什么?是战前萨拉热窝的复原吗?是赋予其他民族次等地位的波斯尼亚人的国家吗?它是不是各邻国延伸的一系列族裔保护地,克罗地亚人指望萨格勒布,塞族人指望塞尔维亚,波斯尼亚人指望中东,其他少数民族无人过问?

这些都是加入欧洲委员会可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加入欧洲委员会,将对基于尊重个人自由、法治和参与式政府的共同价值体系产生归属感,从而加强国家特性。加入欧洲委员会,可以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自信地处理与邻国的关系,并履行其诺言,成为巴尔干地区族裔最多的民主国家。

《代顿协定》无法处理的第二个重大障碍是,战时领导人和新近致富的实力人物继续控制政治进程。遗憾的是,就连规定的缉拿战争罪犯机制,也没有大力落实。

这些实力人物,因中央机构软弱无效而从中渔利。战时逃避制裁制度的地下网络变成了政治犯罪网络,从事大规模走私、逃税、贩卖妇女和盗窃车辆。退伍军人团伙把持非法市场,利用所得利润阻碍有效多族裔警察部队的建立。一些政客打着民族主义招牌,以掩盖没有建立国家机构的决心。缺乏公共问责制和个人责任,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所幸的是,这些民族主义实力人物并不代表普通公民的愿望。普通公民的生活经验,是在符合欧洲主流传统的各种因素影响下形成的。不应忘记,在1991年之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普通公民习惯于良好的教育标准和“共产主义”制度下最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并具有按照铁托的“兄弟关系和团结”思想长期共处的经历。

因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普通公民的政治心态,是比较务实和容忍的,而这是

民族主义实力人物的虚夸之词所不愿承认的。我们应记住,人民是政治的重心。实际上,要不是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之流,前南斯拉夫本来应是全面融入欧洲的首要候选者。整整十年已白白浪费。这十年,有的只是悲剧和眼泪。

但我们不能成为历史的奴隶。尽管各邻国竭尽阻挠和干涉之能事,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在国际社会的协助下,已将精力投入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

已取得切实进展。国家在运作。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基础设施已经重建。已经有一种全面流通的共同货币、通用证件(不久还要签发统一护照)。公共建筑物上各种触犯众怒的标志已拆除,财产法等重要辅助性法律已统一,并正在得到实施。

负责改组和改革警察以及司法评估的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波黑特派团),正在法治建设方面发挥作用。1995年,战时警察有40 000名。现在有20 000名,作为文职人员组建。他们都经过人权和过渡训练,以充分了解真正的民主警察部队必须达到的标准。我们现在的重点是开展专门训练,使他们符合最现代化的国际标准。

两所警察学校已经建设完毕,按照欧洲警察标准来培训多族裔的警察学员。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各地,他们的存在给予少数族裔群体以信心,从而带动少数族裔进一步回返。今年,我们启动了一项重要项目,让那些本身就是流离失所者或难民的有经验的警官进行交流。

少数族裔正在回返到阿米奇、普里耶多尔和德瓦尔等几年前想都不敢想的地点,流离失所者也正在斯雷布雷尼察和富查等地察看其住宅,这些都表明人们对法治机构具有越来越大的信心。

按照欧洲标准,重新拟订了关于国内事务的法律。侵犯人权的警官循例受到调查并被免职。更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内部警察惩戒委员会成功地对两位高级警官的贪污行为进行了调查,这两名警官被免职——仅在不久以前,这一情况是难以想象的。司法部门业已开始处理腐败、族裔间暴力行为和非法占据房屋等最具政治敏感性的案件。

上个星期,多族裔充分混合的区警察部队在布尔奇科开始工作。关于警察和司法的新法律现在按照《欧洲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规定了各项保护人权措施和人权标准。

我们破天荒地设立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真正的国家边境事务署的雏型,这是国家主权的一项基本要件。并不感到奇怪,现任领导人员中有人对此表示反对,因为不受控制的边界可能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犯罪分子以及强硬派民族主义者最大的收入来源。到本月底,萨拉热窝第一个管理完善的入境点将开放,其后很快就会开放三大陆上过境站。

为维护共同机构和国家意识,训练了一批多族裔警官,组成第一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合国民警特遣队,下月部署到东帝汶。在这以后,今年还有一支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特遣队,最终将有一个后勤和工程连为联合国效力。

和平执行工作要能够自我维持下去,还需要做很多事情;这一点我比谁都先承认。但该项工作是不可逆转的,而使之能够自我维持的最佳途径在于现在进行接触,从内部着手。不这样做,就等于是鼓励那些反对波斯尼亚国家主权和独立以及那些仍然抱有分离主义幻想的人。

不仅如此,此时此刻,本区域较大范围内也出现了继续进展的真正希望。只要极端民族主义政权在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掌权,我们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所做的一切工作就都有问题。克罗地亚人民终于投票选择民主和经济进步。他们这样做,向黑塞哥维那强硬派人士发出了最强烈的信号——必须摒弃分治的幻想。我希望,克罗地亚从此将帮助解决问题,而不是继续成为问题之一。

我敦促各位乘上这股变革之风。欧洲委员会位置独特,可以把这一信息有力传达给其余的所有阻挠派和强硬派人士: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是一个多族裔国家,具有固定边界,是欧洲公认的一部分,现在踏上了正道,最终将被欢迎加入欧洲联盟。

在萨拉热窝,我每天早晨在路上都看到有年轻人在外国大使馆前排队申请签证,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认为波斯尼亚没有前途。他们担心,在巴尔干这块为民族主义

者、极端主义者和犯罪团伙所争夺、蹂躏的无人地带,自己会无法脱身或被排斥在西方主流发展之外。他们也需要听到你们的信息。如果有才智的青年一代走了,留下谁来建设一个稳定、繁荣的未来呢?

此外,我担心,欧洲如果现在置波斯尼亚于不顾,那么,波斯尼亚最终还会到欧洲来,但那时可能就不是你们愿意看到的、同你们共享家园、甚至是与你们为邻的波斯尼亚了。

科索沃去年的事件再次表明,巴尔干地区有办法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相当频繁地吸引欧洲的“注意力”。人们希望,欧洲新的安全架构和《稳定条约》能够防止发生此类代价昂贵的暴力行为。属于欧洲民族大家庭一部分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必定处于这样一个预防政策的中心。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若不能加入大家庭而受到保护,那么它就仍将随时可能被恶性民族主义力量所分裂。

我知道,赞成立即加入和反对立即加入的两种论点不相上下。一定要作出明智的决择。

一方面,我在波斯尼亚公开说过,谁都不愿意邀请一个争吵不休的家庭到家里来,谁也不愿意接纳一个政客们只顾割据自雄图谋私利的国家。

另一方面,我认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需要你们帮助忘却痛苦的往事,在欧洲各国大家庭中占据适当的位置。

把你们的一个近邻排拒在外面太久,它可能成为靠剥削和犯罪过活的反民主和排外倾向的温床、有些病毒对欧洲的危害与武装敌人不相上下,其破坏稳定和损害建立新欧洲的方式可能比任何武装敌对分子都更狡诈、更危险。

四年前,我强烈反对克罗地亚立即加入欧洲委员会,因为我认为克罗地亚毫无疑问是欧洲的一部分。因此,可在克罗地亚加入委员会之前附加严格的条件。

今天,我同样强烈赞成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较容易地加入委员会,因为波黑最终的社会政治方向尚不确定,应得到特别关注。波黑的前途掌握在你们手中。

在战后短时期内,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不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掌握自己的

命运和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的道路正确,但他们需要你们帮助获得自由,这种帮助不是通过强加一大串民族主义的“盗贼统治者”绝不允许满足的苛刻条件,而是通过接纳和包容。我向你们保证,分裂分子、蓄意阻挠分子和极端主义分子绝不会允许满足任何先决条件。

当然,你们可以提出条件——指出一个检验办法,一个必须执行的关键法律或中央机构。要求领导人公开声明,用行动而不是象边界事务法时那样用空口说白话来表态。如果领导人依然如故,这个问题就不必再谈了。

有人指出,在满足所有条件之前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加入欧洲委员会是在阻力面前示弱,使民族主义领导人和政党的当选前景改观。我是第一个反对绥靖措施或向极端主义分子让步的人。

但在这一地区,不能总是遵循严格的笛卡尔逻辑。让蓄意阻挠派占上风就是奖励既得利益者并赋予他们权力,说明他们蓄意阻挠战略获得成功,他们很强大,应在选举中得到支持。

相形之下,不理睬他们的阻挠,让波黑立即加入,会使他们处于边缘地位,并向人民表明,这些领导人无力阻挠进步。他们属于过去,应投票让他们下台。巴尔干有句格言说:狗尽管叫,但车队继续前进。

我相信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老百姓。我对他们的判断力深信不疑。我们必须以他们为关注重点。加入欧洲机构和法规将赋予他们权力,不仅使欧洲各机构能够对波黑进行内部监督,而且还将提供进行纠正平反的文书,这些文书对削弱乃至剥夺民族主义实力人物滥用的权力至关重要。

如果没有此种监督和加入这些文书,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就会继续被引向歧途,可能破坏整个欧洲的安全。

防止这种后果的最有效方式是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成为欧洲大家庭的一员。尽管它显然离完全达到欧洲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但再次拒绝只会让那些给波黑造成灾难的人得利。

萨格勒布剧变、欧洲联盟扩大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强大欧洲设想中的战略地位都说明,现在应让波黑加入委员会。

欧洲面临两种选择:是等待和希望这一站在历史断层线上的孤儿独自成长为真正的欧洲国家,还是采取主动,在欧洲给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一个避风港,一个家,并目标明确、锲而不舍地努力使波黑完全符合欧洲委员会的法规。我坚信,强大的欧洲足以迎接这一挑战。

国际社会如不提出明确的议程,就是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发出怀疑和不确定的信息。我们在说:继续敷衍,周旋,等到国际社会强有力的干预,或等到国际社会逐渐丧失兴趣。

我促请你们不要受政治疲劳症、同情疲劳症或捐助疲劳症的影响,向期待你们支助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提出明确的议程,给他们希望,在欧洲给他们一个家,让他们在新的千年第一个加入欧洲委员会。如果你们这样做,历史学家在书写这段历史时,将会断定你们的行为是公正和正确的。
